

安達是個木訥無趣的三十歲男人，但即使是這樣的他也是有些秘密的。

一，他收留一隻海妖賽壬。

二，他上鎖已久的潘朵拉之盒被撬開了。

*

那一天，安達走在島嶼北側的沙灘散步，接近赤道過激的太陽讓他擦了防曬乳的皮膚都有些泛紅，他走得有點遠，正準備放棄折返回研究基地時，遠方岩石旁的不正常突起引起他的注意。

安達第一時間認為那是擱淺的鯨魚，但是體型不太對勁，即使是幼鯨也不該這麼小。隨後他意識到，無論是什麼在那裡，基於職業道德他都應該去看一看。

安達是這座島上少數的工作人員，一名海洋學家。負責觀察東太平洋的灰鯨，岸邊的事情另有同事負責，他已經準備好無線電要請人來支援了。

那片岩石是附近最大的遮蔽物，下方有一點陰影和淺水。他靜靜地往前走，然後看到了不可思議的景象。

那是一隻非常、非常美麗的生物，用美麗來形容似乎不夠，應該稱之為完美。

那隻生物，如果能稱之為「生物」的話。上半身維持人類的姿態，明顯修剪過的短髮浸泡在黑水裡，濕漉漉地貼在對方的臉頰與下顎，從這個角度只能看見牠臉部的側面，他想只有文藝復興時代的雕刻才能媲美這麼完美的臉龐，由此可見造物主的不公。在脖頸之下是白皙到有些蒼白的皮膚與精壯結實的手臂，被遮住的部分隱約可見精實的腹肌。

敘述到這裡，都還屬於人類的範疇，應該是落難的水手或旅客或隨便什麼。但讓安達倒抽一口氣的是對方的下半身。

那是一條長長的魚尾，即使無力地垂在石頭上依然無損視覺上的震撼。

近似鈷藍色的鱗片遍佈尾巴，少部分延伸到腹部，顏色相對淺淡。而最引人注目的則是尾端的尾巴，幾乎佔了這條半人半魚生物總長的三分之一，在陽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輝。

加上魚尾，牠幾乎是安達的一點五倍大，甚至更多。

這位半人半魚的生物掙扎了幾下，看起來似乎要從昏迷中醒來。牠的腹部有一道很長的傷口，鮮血雖然勉強止住，但仍流出泊泊鮮藍的體液，安達知道那是類似血的液體。

安達站在離牠半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來，舉起雙手，試圖表現出無害的樣子，微微半蹲身體，對牠喊道：「嘿？」

然後那生物睜開雙眼，純黑的瞳孔冷若冰霜，殺意一閃而過，讓安達本能感受到被威脅因而後頸起了雞皮疙瘩。

有那麼一瞬安達以為自己要被獵捕，對方尖銳的牙齒會直接咬穿他的脖頸，刺透他的大動脈。

恐懼的情感——安達突然意識到這種情緒對自己來說多麼陌生卻真實存在。不過他很快地恢復平靜，走上前想去觀察這隻奇妙的美麗生物。

令他意外的是，那冷漠的眼神只持續一瞬，接著就快速柔和下來，他想伸手抓安達，卻不慎碰到自己的傷處，接著又倒回原地。

安達思考了一下，發現自己無論如何都無法放任牠在這裡消耗生命，於是輕聲在牠耳邊說：「聽我說，我現在開車來載你去研究室，你需要治療。」

安達輕輕的撫摸對方的手臂，試圖給予牠一點慰藉：「請等等我，拜託。」

幸運的是，當安達驅車前往時，那隻半人半魚的生物還待在原地，讓他鬆了一口氣。

隨後他又開始感到焦慮，因為安達覺得自己一定是瘋了，否則怎麼會想到偷渡一隻未被確認過的物種回到研究室，並在實驗室的深處收留對方。

老實說，當他知道自己成功申請到在這個偏遠的小島進行研究時都沒有讓他那麼煩躁過。

這真是一個詭異的中午，安達的情緒起伏多到連自己都感到意外極了。

他忍不住看著後照鏡裡因為空間太小不得不蜷縮在臨時水缸的人魚，想著自己這輩子見過無數次不同深淺的海洋，但牠身上的藍，是自己所見過最美麗的顏色，美到讓安達隨時有落淚的衝動。